



文库

郑振铎
著

中国文学史

下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
Jiangxi Education Press

海外版



文库

中国文学史 下

郑振铎 著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江西诗派

黄庭坚、陈师道的影响——苦吟的诗人的故事——所谓江西诗派——吕本中的《江西宗派图》——二十五人的一群——开山祖黄庭坚——寂寞的诗人陈无己——潘大临、谢逸等——洪氏兄弟及徐俯——韩驹与晁冲之——吕本中——江西诗派的扩大——一祖三宗之说——陈与义——无病而呻者的遁迹之所

宋代的五七言诗，经过了“西昆体”，经过了梅、苏、欧阳，经过了苏轼，已是风格屡变了；但还没有一派规模极大，足以影响到后来诗人们的诗派出来。“西昆体”虽独霸诗坛四十年，但只是台阁体。且他们也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天才作家们，足以引导了一大群人走的，故对于一般诗人们无甚重大的印象与压迫。当时欧阳修虽在钱惟演的幕中，却也不受其所染。苏轼虽是一位天才的诗人，他的风格

却是不名一宗的。他是行云流水似的驰骋其横绝一代的诗才，完全为了自适其趣，并没有要提倡什么的意思。苏门诸子，虽一时奔凑其门庭，却各有其特殊的风格，并不怎样跟随了苏轼走去——其实他的阔大流转的风格也真不容易学。在他的诗里，曾有一部分写得很深涩险峻，大似黄庭坚、陈师道的所作。但到底是东坡无意中受他们的影响呢，还是黄、陈是推演了东坡这一种的作风而发扬光大之的，却还不可知。真实的为宋诗开辟了一条大道的，乃是黄、陈二人所领导着的江西诗派。在江西诗派里，包括了苏轼以后的许多伟大的诗人，其影响直到了南宋而未已。较之“西昆派”，其势力是更为可观的；其活动是更深入于文人的社会里的，不仅仅表现于浮面的馆阁之士中间而已。他们并不以诗为戏，并不以诗为唱酬敷衍之具。他们是真实的以诗为其第二生命的。他们苦吟，他们专心一志的要将其全心全意表现在诗里，他们写出他们自己所要说的话，而又那样的千锤百炼以出之。有一段故事，最足以表现这一派作家的精神。朱熹《语录》说：“黄山谷诗云：闭门觅句陈无己，对客挥毫秦少游。陈无己平时出行，觉有诗思，便急归拥被，卧而思之，呻吟如病者。或累日而后起。真是闭门觅句者也。”《文献通考》也说：“石林叶氏曰：世言陈无己每登览得句，即急归卧一榻，以被蒙首，恶闻人声，谓之吟榻。家人知之，即猫犬皆逐去，婴儿稚子亦抱寄邻家。徐待诗成，乃敢复常。”这和唐诗人贾岛的驴上吟诗，李贺的“呕出心肝”的情形是无殊的。为了他们是这样认真真地做着诗，一点也不苟且，一步也不放松，直是以整个生命赴之的，故遂卓然有了一个特殊的诗的风趣，成为后人追踪逐迹的中心之一。

二

所谓江西诗派，于黄、陈二人外，更有不少诗人们附于其中。宋陈振孙的《直斋书录解題》（卷十五）著录《江西诗派》一百三十七卷，《续派》十三卷，“自黄山谷而下三十五家（？）。又曾纮、曾思父

子诗，详见诗集类。”是所谓江西诗派者，连曾氏父子在内，共包括了三十七人了。陈氏不著此二书的编者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则著录着：“吕本中《江西宗派诗集》一百十五卷，曾纮《江西续宗派诗集》二卷”（虽卷数有异，当即同书）。是二书的编者为吕本中与曾纮。但据宋人的记载，吕本中所作者为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，其有无同时并编作此诗集，则不可知。或是书坊见吕氏《宗派图》而集了派中诗人之所作而编就的吧。本中《宗派图》所列为二十五人。《苕溪渔隐丛话》说：“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，自言传衣江西。尝作《宗派图》。自豫章（黄庭坚）以降，列陈师道、潘大临、谢逸、洪刍、饶节、僧祖可、徐俯、洪朋、林敏修、洪炎、汪革、李耆、韩驹、李彭、晁冲之、江端本、杨符、谢薖、夏倪、林敏功、潘大观、何觐、王直方、僧善权、高荷合二十五人，以为法嗣，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。”《云麓漫钞》曾载居仁《宗派图序》的大略：

古文衰于汉末。先秦古书存者为学士大夫剽窃之资。五言之妙，与《三百篇》、《离骚》争烈可也。自李、杜之出，后莫能及。韩、柳、孟郊、张籍诸人，自出机杼，别成一家。元和之末，无足论者。衰至唐末极矣。然乐府长短句有一倡三叹之致。国朝文物大备。穆伯长、尹师鲁始为古文，盛于欧阳氏。歌诗至于豫章始大，出而力振之。后学者同作并和，尽发千古之秘，亡余蕴矣。录其名字曰“江西宗派”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。

这把江西诗派的源流说得很明白。但居仁所录者，并黄庭坚只有二十六人。陈振孙所谓“三十五家”，除吕居仁外（陈氏将吕氏列入宗派内），今已不知其他八人为何姓名。或者，这八人乃是曾纮《续宗派》里所选录的吧。但曾氏《续宗派诗集》仅十三卷（《宋史》仅作二卷），未必便录有八九人之多。也许陈氏所谓“三十五家”乃是“二十五家”的错误吧。曾氏所录的《续宗派诗集》或仅增加了吕本中一家，或仅仅是补苴罅漏的吧。我们看了陈氏所著录的江西派诸诗人的诗文集（陈氏著录林敏功到江端本诸人诗集，明注出“皆入诗派”云云），无出二十六人（连吕本中）外者，便知这个假定是很有

可能的。故现在所知的江西诗派，其中包括着黄山谷以下，到吕本中及曾氏父子，共只有二十九人。在这二十九人里，当时虽各有诗集，但今日所存者则不过寥寥数人而已。

三

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山祖。庭坚字鲁直，洪州分宁人，举进士。为叶县尉，历秘书丞。绍圣初，坐事贬涪州别驾，黔州安置。建中靖国初召还，知太平州。复除名，编管宜州卒。自号山谷老人，后又自号涪翁。有《豫章集》。庭坚与苏轼交往甚密，世以为苏门六君子之一。他的诗极得时誉，或以为在轼之上。王直方《诗话》说：“山谷旧所作诗文，名以《焦尾》、《弊帚》。秦少游云：每览此编，辄怅然终日，殆忘食事，邈然有二汉之风。今交游中以文墨称者，未见其比。”《苕溪渔隐丛话》说：“元祐文章称苏、黄。时二公争名，互相讥诮。东坡尝云：鲁直诗文，如蝉蛸江瑶柱，格韵高绝，盘餐尽废。然不可多食。多则发风动气。山谷亦云：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文者。此指东坡而言也。张巨山云：山谷古律诗酷学少陵，雄健太过，遂流而入于险怪。要其病在太著意，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语也。”《诗林广记》也载着：“《豫章先生传赞》云：山谷自黔州以后，句法尤高，笔势放纵，实天下之奇作。自宋兴以来，一人而已。”时人是那样地赞颂着他，而他的诗的谨严整密，别具风趣，也实足以倾倒了当时的许多人。陈无己为诗高古，目无古人，自言师庭坚。这可见庭坚造诣的深邃程度了。像《题花光为曾公衮作水边梅》：

梅蕊触人意，冒寒开雪花。遥怜水风晚，片片点汀沙。

虽是短短的一首小诗，也是锤炼得很细密的。又像《题竹石牧牛图》：

野次小峥嵘，幽篁相依绿。阿童三尺箠，御此老觳觫。石吾甚

爱之，勿遣牛砺角。牛砺角尚可，牛斗残我竹。

句法雄健，体制甚新，宜其足以开创了一大派。

陈师道也是苏门六君子之一，却自言其诗师庭坚，足见其对于庭坚的倾倒的程度。《后村诗话》说：“或曰：黄、陈齐名，何师之有？余曰：射较一镞，弈角一著，惟诗亦然。后山地位去豫章不远，故能师之。”这话颇为公允。他字无己，一字履常，彭城人。号后山居士。元祐中，以苏轼等荐，授徐州教授。绍圣初历秘书省正字。以疾卒。有集。敖陶孙《集评》说：“陈后山如九皋独唳，深林孤芬，冲寂自妍，不求赏识。”《诗林广记》也说：“或言后山之诗，非一过可了，近于枯淡。彼其用意直追骚雅，不求合于世俗。亦惟恃有东坡、山谷之知也。自此两公外，政使举世无领解者，渠亦安暇恤哉。”然以这样的一位孤芳自赏，不求谐俗的诗人，他的影响却能够那么伟大，诚是他自己所想不到的。这是常有的事：一位寂寞自甘的天才的诗人，像无己，其所享的荣誉，往往是会出于自己所意想以外的，而喧然的在自己宣传着的空虚的作家，却终于无闻于世。群众的赏鉴常是不会很错误的。无己的所作，虽若不经意的以淡墨写就，却是极为饱满丰腴的。像绝句：

书当快意读易尽，客有可人期不来。世事相违每如此；好怀百岁几回开？

虽是淡然的数语，却以足耐人吟味而已。他的《妾薄命》二首中有：“叶落风不起，山空花自红……天地岂不宽，妾身自不容”云云，也是蕴深情于常语里的。至若《答黄生》：

我无置锥君立壁，春黍作糜甘胜蜜。终袍不受故人意，乐饵肯为儿辈屈！割白鹭股何足难，食鸬鹚肉未为失。暮年五斗得千里，有愧寒檐背朝日。

其风趣更有如以烧焦的笔头，蘸淡墨作速写，虽若枯瘠，而实清韵无穷。无己又喜用俚语入诗，像：“昔人剜疮今补肉，百孔千窗容一罅”，“巧手莫为无面饼”，“惊鸡透篱犬升屋”云云，却仍无损其高古的风趣。为的是用得恰当。不像王梵志一流人，惯如插科打诨似的，以专说俚语俗言，谈道德训条为其极致。故虽是俚语，一放在他手上，也会和他的诗思融合而为一了。

潘大临字邠老，齐安人。有《柯山集》。弟大观，字仲达，皆在江西诗派中。惜所作传者甚少。大观至一语不存。大临最有名的“满城风雨近重阳”一诗，也仅存此一句而已。谢逸尝用其语，作为三绝句，以吊大临。逸有《溪堂集》。其从弟苕，字幼槃，诗文媲美于逸，时称二谢。有《竹友集》。苕所作像《鸣鸠》：

云阴解尽却残晖，屋上鸣鸠唤妇归。不见池塘烟雨里，鸳鸯相并湿红衣。

也很有深远之趣。逸尝有《蝴蝶诗》三百首，人号谢蝴蝶。像：“狂随柳絮有时见，舞入梨花何处寻”，又“江天春晚暖风细，相逐卖花人过桥”云云，《豫章诗话》颇称赏之。

洪朋、洪刍、洪炎兄弟三人，俱有才名，他们是南昌人，黄庭坚之甥。朋字龟父，举进士不第，有《清非集》。刍字驹父，绍圣元年进士。金人陷汴，他坐为金人括财，流沙门岛卒，有《老圃集》。炎字玉父，元祐末登第。南渡后，官秘书少监。有《西渡集》。王直方《诗话》曾称朋的“一朝厌蜗角，万里骑鹏背”一联，“最为妙绝。山谷亦尝叹赏此句。”又刍的“深秋转觉山形瘦，新雨能添水面肥”，为《雪浪斋日记》所引。他窜海岛时所作的“关山不隔还家梦，风月犹随过海身”云云，也为《老学庵笔记》所称。

徐俯也是山谷的外甥，七岁能诗。山谷尝道：“洪龟父携师川《上蓝庄》诗来，词气甚壮，笔力绝不类年少书生。熟读数过，为之喜而不寐。老舅年衰力劣不足学。师川有意日新之功，当于古人中求之耳。”（见《豫章诗话》）他是如此地期望着师川。师川，俯字，洪州

分宁人。以父禧死王事，授通直郎。绍兴初，赐进士出身。累官端明殿学士，签书枢密院事，权参知政事。有《东湖集》。《雪浪斋日记》称其“佳树冬不凋，横塘春更绿”为“颇平淡，无雕镌气”。吕居仁列他于宗派中，他尝不平道：“我乃居行间乎！”（见《云麓漫钞》）是不甘为黄、陈下也。

韩驹为江西诗派中黄、陈以外的一个大诗人。他也颇不甘于在这诗派中。《后村诗话》：“子苍蜀人，学出苏氏，与豫章不相接。吕公强之入派，子苍殊不乐。”《云麓漫钞》也引其言道：“我自学古人！”驹字子苍，蜀之仙井监人。政和中，赐进士出身。除秘书省正字。高宗时，知江州。有《陵阳集》。驹对于作诗，和无己的态度是很相同的。《后村诗话》说：“其诗有磨淬剪截之功，终身改窜不已。有已写寄人数年而追取更易一两字者。故所作少而善。”像《和李上舍冬日》：“北风吹日昼多阴，日暮拥阶黄叶深。倦鹊绕枝翻冻影，飞鸣摩月堕孤音。推愁不去如相觅，与老无期稍见侵”云云，是很得人推赏的。

晁冲之在江西诗派中也是佼佼的一个。他字叔用，济北人。授承务郎。绍圣以来，党祸既作，他便不复出仕。有《具茨集》。刘后村《诗话》说道：“余读叔用诗，见其意度宏阔，气力宽余，一洗诗人穷饿酸辛之态。”观其“少年使酒走京华，纵步曾游小小家”（《追往昔》）云云，固与叹穷说苦者有别。他虽不第，而过着隐居的生活，因其家世很好，又是贵游弟子，所以没有穷饿酸辛之态。

吕本中是始倡江西诗派的这个名称者，后人也以他附于这诗派里。他字居仁。靖康初，官祠部员外郎。绍兴中，历中书舍人，权直学士院。以劾罢。学者称东莱先生。谥文靖。有《东莱集》、《紫薇诗话》及《江西宗派图》。《苕溪渔隐丛话》称其诗“清驶可爱”。并引其隽句如“树移午影重帘静，门闭春风十日闲”，“往事高低半枕梦，故人南北数行诗”，“残雨入帘收薄暑，破窗留月镂微明”，这确都是值得流连吟诵的。

四

南丰曾纮，字伯容，及其子思，字显道，皆有官而高亢不仕。陈振孙云：“杨诚斋序其诗以附诗派之后。”而曾纮尝编《江西续宗派诗集》，固是以江西派为宗的者。

宋末方回撰《瀛奎律髓》，也以江西诗派为归往。他更推广吕本中之说，倡为一祖三宗的主张。祖是杜甫，三宗是黄庭坚、陈师道、陈与义。与义生与本中同时，但本中不列之于诗派里，而其诗实亦宗仰黄、陈的。与义字去非，号简斋，有《简斋集》。《鹤林玉露》谓：“自陈、黄之后，诗人无逾陈简斋。其诗由简古而发稊纤。遭值靖康之乱，崎岖流落，感时恨别，颇有一番不忘君之意。”刘后村《诗话》更推尊着他：“元祐后，诗人迭起。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，一种则锻炼精而性情远，要之不出苏、黄二体而已。及简斋出，始以老杜为师。以简严扫繁缛，以雄浑代尖巧。第其品格，当在诸家之上。”但他走的路，究竟和黄、陈走的一样——同是学杜的尖新骨突处。所以方回把他列为江西派三宗之列是不错的。他所作，像《江南春》：

雨后江上绿，客悲随眼新。桃花十里影，摇荡一江春。朝风逆船波浪恶，暮风送船无处泊。江南虽好不如归，老荠绕墙人得肥。

又像：“泊舟华容县，湖水终夜明。凄然不能寐，左右菰蒲声。穷途事多违，胜处心亦惊。三更萤火闹，万里天河横。腐儒忧平世，况复值甲兵。终焉无寸策，白发满头生”云云，都是经过了大悲大痛的号呼，其穷愁之态是非出于作伪的。

五

江西诗派的影响，不仅在宋，且也深切的盘踞于后来的诗坛里。金王若虚大不满之，尝有诗骂之道：

文章自得方为贵，衣钵相传岂是真。已是祖师低一著，纷纷嗣法更何人！

这话把一般自命为江西派衣钵的诗人们挖苦得尽够了。但那实在是那班“伪拟古”的诗人们的罪过。黄、陈诸人，其高处，本来便都在“文章自得方为贵”一语上。《渔洋诗话》道：“苏、黄惟在不屑拟古，故自成一派。”这话很对。后来凡是无病而呻，故作穷饿酸辛之态的诗人们，无不遁入江西派中，而江西派遂为人垢病到今。其实，黄、陈是不任其咎的！

参考书目

- 一、《宋诗纪事》一百卷 清厉鹗编，有清乾隆十一年原刊本。
- 二、《宋诗钞》 清吴之振等编，有原刊本，有商务印书馆铅印本（附《诗钞补》）。
- 三、《江西诗派小序》 宋刘克庄著，有医学书局《历代诗话续编》本。
- 四、《苕溪渔隐丛话》一百卷 有明刊本，清刊本，《海山仙馆丛书》本。
- 五、《紫薇诗话》 宋吕本中著，有《历代诗话》本。
- 六、《宋文鉴》一百五十卷 宋吕祖谦编，有明刊本，苏州书局刊本，有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- 七、《声画集》八卷 宋孙绍远编，有《楝亭十二种》本。
- 八、《瀛奎律髓》四十九卷 元方回撰，有清康熙间吴氏刊本，有《镜烟堂十种》本。
- 九、《宋元诗会》一百卷 清陈焯编，有原刊本。

古文运动的第二幕

古文运动的第二次开幕——骈偶文本身的崩坏——柳开、石介诸人的呼号——古文运动主盟者欧阳修——韩、柳文研究者的蜂起——范仲淹、司马光等——曾巩、王安石等——三苏的称霸——苏门六君子——所谓“道学家”的文字

—

北宋的散文，殆为古文家独霸的时代。韩愈以其热情的呼号，开始古文运动的第一幕。但当时骈俪文的流毒尚深中于人心，一时无法摆脱。除了有志于不朽之业的文人们外，罕有光顾到所谓“古文”之门庭的。一般人仍是以骈俪文作为通行的文字。宋初“西昆派”的诸作家，在散文方面也仍沿袭了这条通行的大路走去的。但到了欧阳修诸人起来后，形势却大变了。骈文经历了千年的生命，已是衰老得不堪了，经不起这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攻击，遂在古文运动的第二幕里，被古文家们一踣之而不复能再爬起来。这古文运动的第二幕遂奠定了

“古文为散文之主体”的基础。从此以后，几有千年，无复有人敢向古文问鼎之轻重。当时，考试文及奏议，虽在公式上仍有必须作四六文者，但四六文的命运，也被仅限于此而已。她是永不复能再登文坛的主座之上的了。

二

宋初为古文者有柳开。开生于晋末，字仲涂，大名人。开宝六年进士。他少慕韩愈、柳宗元为文，因名肩愈，字始元。然他的影响却很小。真实的掀开了古文运动的第二幕者乃是欧阳修、石介诸人。石介是一位十足的黑旋风式的人物，具有韩愈似的卫道的热情与宣传的伎俩。他尝写了一篇《怪说》，专门攻击杨亿诸人。这个声势赫赫的呼号，便是古文运动的正式的开幕。同时有祖无择、李觏、尹洙、穆修、苏舜卿诸人，也皆为古文，非韩、柳之言不道。觏有《盱江集》，在当时虽未甚有大名，而其文章实在尹、穆诸人之上。但其影响与势力远在他们之上者，则为欧阳修。欧阳修在北宋散文坛上的地位，大类韩愈之在唐。石介虽大声疾呼，但力量究竟太小。欧阳修则居高临下，以衡文者的身份，主持着这个运动，天然的自会把整个文坛的风气变更过来了。修有《书韩文后》一文，叙述当时古文运动的经过颇详：

予少家汉东，有大姓李氏者，其子尧辅颇好学。予游其家，见其敝篋贮故书在壁间。发而视之，得唐《昌黎先生文集》六卷。脱落颠倒无次序。因乞以归读之。是时天下未有道韩文者。予亦方举进士，以礼部诗赋为事。后官于洛阳。而尹师鲁之徒皆在。遂相与作为古文。因出所藏《昌黎集》而补缀之。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。韩文遂行于世。

虽是记载着韩文的今昔，而韩文的行于世，便代表了古文运动的成

功。在此时之前，有一段关于古文的事，颇可笑。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说道：“穆参军家有唐本《韩柳集》。乃丐于所亲，得金，用工镂板印数百帙，携入京师相国寺，设肆鬻之。有儒生数辈至肆，辄取阅。公夺取，怒谓曰：‘先辈能读一篇，不失一句，当以一部相送。’遂终年不售。”有这样热忱的宣传者，乘了“西昆体”之弊而出现，古文自然是终于要大行于天下了。一种风气的流行，虽未必该完全归功于一二人。然那一二人代表了时代的趋势，而出来打先锋，在蔓草丛中，硬辟出一条道路来，其自信不惑的勇气自是很值得敬重的。

欧阳修肆力为古文，其成就确在尹、穆诸人以上。其集中所有，以敷腴温润之作为多，一洗当时锼刻骈偶之习。相传他主持考政时，凡遇雕琢剗削之作，一概弃之不顾。天下风气为之一变。朱熹尝极称其《丰乐亭记》。他又作《本论》，以攻佛家，其论旨和态度，正和韩愈的《原道》一般无二。凡是古文家便都是卫“道”者。这似已成了一个定例。

与欧阳修并时为古文者，尚有范仲淹、宋祁、刘敞、司马光诸人。祁与修同修《唐书》。司马光作《资治通鉴》，以数十年之力赴之，积稿盈屋，久乃写定。他叙事详赡有法，又善于剪裁古人的材料，故《通鉴》遂成为重要的史书之一。

三

略后于欧阳修之古文家，有曾巩、王安石及眉山的三苏。巩出于欧阳修的门下，字子固，建昌南丰人，登嘉祐二年进士。少与王安石相善。及安石得志，乃相违。安石为文遒劲有力。巩则稳妥而已。

实际上大畅古文运动的弘流者不得不推苏轼。轼与父洵、弟辙皆有才名。洵字明允，年二十七，发愤为学。岁余，往应试不第。归尽焚旧所作文，闭户读书。遂成通淹。辙字子由，性沉静简洁。为文亦澹远有致。然惟轼最为雄杰。轼是一位充溢着天才的诗人，为古文也富有诗意。他尝自说道：“作文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

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。”这话恰可以拿来做他的文章的确评。

轼门下有黄庭坚、秦观、张耒、晁补之、陈师道、李廌的六君子。在其中，补之、耒和廌尤以善古文称。补之有《鸡肋集》，耒有《宛丘集》，廌有《济南集》。秦观虽以词掩其古文，但其所作，却通赡可喜，富于风趣。《淮海集》里固不仅以“词”为独传也。

四

凡古文家无不以卫“道”自命，自韩、柳以来皆然。但宋代的理学家，却究竟自成为一系，不和做古文的文士们同科。《宋史》也于《儒林》、《文苑》之外，别立《道学》一传。原来古文家们虽然口口声声说是卫“道”，究竟不脱文士的习气。至所谓道学家的，方真实的以“道”为主，以文为辅。故许多的道学家，其文章往往自成为一个体系，正像邵雍的诗一样。在其间，有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诸人。张载作《正蒙》、《西铭》，周敦颐作《太极图说》及《通书》，其文辞尚为雅整。而二程之作，尤为通赡，并不像后来“语录”式的文章之好拖泥带水。

参考书目

一、《宋文鉴》一百五十卷 宋吕祖谦编，有明刊本，苏州书局刊本，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二、《古文关键》二卷 宋吕祖谦编，有冠山堂刊本，《金华丛书》本。

三、《三苏文范》十八卷 明杨慎编，有明刊本。

四、《唐宋八家文钞》一百六十四卷 明茅坤编，有明刊本，有坊刊本。

五、《唐宋八大家类选》十四卷 清储欣编，有刊本。

六、《古文辞类纂》（姚鼐）及《经史百家杂钞》（曾国藩）也当一读，以见所谓“古文”的统系。这二书俱有通行本。

鼓子词与诸宫调

敦煌“变文”的亲裔——宋代叙事歌曲的发达——宋大曲的进展——由大曲到鼓子词的过渡——《蝶恋花》鼓子词——伟大的创作者孔三传——诸宫调结构的宏伟——联合诸“宫调”为一堂的第一次的尝试——今存的三部伟大的诸宫调——董解元的《西厢记诸宫调》——无名氏的《刘知远诸宫调》——王伯成的《天宝遗事诸宫调》——诸宫调生命的短促——张五牛大夫创作的“赚词”

—

敦煌发现的“变文”，虽沉埋于中国西陲千余年，但其生命在我们的文坛上并不曾一天断绝过。——且只有一天天的成长滋生，而孕育出种种不同的文体出来。在宋的时代，由变文所感化而产生的新文体，种类很多，而鼓子词与诸宫调的二种，最为重要。我们的叙事诗，最不发达。但自变文的一体，介绍进来了之后，以韵、散交错组成的新叙事歌曲却大为发达。这增加了我们文坛的极大的活气与重

量。原来我们视《孔雀东南飞》、《木兰辞》、《长恨歌》诸作为绝大的珍异者，但若以自变文出现以来所产生的叙事的种种大杰作与之相比较量，则《孔雀东南飞》等诚不免要谦然的自觉其幼稚。其间，变文与诸宫调，尤为中世纪文学里的最伟大的新生的文体，足以使后来的诸作家，低首于他们之前的。

诸宫调的产生，约在北宋的末年。在其前，则有同性质的“大曲”和“鼓子词”的出现。在其略后，则更有“赚词”的创作。这些文体，不仅在宋代是新鲜的创作，即在今日，对于一般的读者似也还都是很陌生的。本章当是任何中国文学史里最早的讲到她们的记载吧。

二

先说“大曲”。《宋史·乐志》曾载教坊所奏十八调四十大曲的名目。其中的名称，与唐代燕乐大曲的名目，颇有几个相同的，像《梁州》、《伊州》、《绿腰》等。这些大曲，最原始的方式是怎样的，今已不可知。但我们在宋人著作里，所见的大曲，像董颖的咏西子事的《道宫薄媚》；曾布的咏冯燕事的《水调歌头》等，都是长篇的叙事歌曲。《道宫薄媚》从《排遍第八》起，到《第七煞袞》止，共有十遍，《水调歌头》则从《排遍第一》起，到《排遍第七·撷花十八》止，共有七遍。姑举《水调歌头》的首二遍于下：

〔排遍第一〕魏豪有冯燕，年少客幽、并。击球斗鸡为戏，游侠久知名。因避仇来东郡，元戎逼属中军。直气凌貔虎，须臾叱咤，风云懔懔座中生。偶乘佳兴，轻裘锦带，东风跃马，往来寻访幽胜，游冶出东城。堤上莺花撩乱，香车宝马纵横。草软平沙稳，高楼两岸，春风笑语隔帘声。

〔排遍第二〕袖笼鞭敲镫，无语独闲行。绿杨下，人初静，烟澹夕阳明。窈窕佳人，独立瑶阶。掷果潘郎，瞥见红颜。横波盼，不胜娇，软倚云屏曳红裳。频推朱户，半开还掩。似欲倚伊哑声里，